

中国当代
原创文学

傅菲·饶北河系列

木与刀

傅菲

著

渺小卑微的乡村工匠艺人
如被风吹散的璀璨星辰
在夜的深处闪闪发光
傅菲用笔墨赋予他们生命
重现漫长岁月的记忆现场

中国当代
原创文学

傅菲·饶北河系列

木与刀

M U Y U D A O

傅菲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与刀 / 傅菲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9.1

(中国当代原创文学)

ISBN 978-7-5598-1338-1

I. ①木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8171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9号 邮政编码: 421008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6.75 字数: 160 千字

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墨离师傅	1
大悲旦	14
焚泥结庐	47
八季锦	69
纸	87
竹溪,竹溪	107
木与刀	114
霜降而来的消失	133
山 寺	145
社 庙	155
隐匿的糖	167
拜谒先生墓	177
十番锣鼓	186
后记:漫长年代的记忆现场	209

墨离师傅

“去把我木箱拿来。”墨离师傅靠在米糠枕头上，手在草席上抓来抓去。不知道他要抓什么。我父亲握住他的手，告慰似的说：“我去拿木箱。”墨离师傅睁了一下眼，浑浊的白黄液体从眼角滑下来，他的双唇轻轻地翕动：“木箱我要带走。”他侧过头，耷拉下去，再也没了声响。

“手凉了。去准备后事吧。”父亲抽出手，说，“走得还算安静。”烂脚师傅从一个小提箱里，摸出一把推剪，把墨离师傅的头抱在大腿上，慢慢推。头发油垢沾着灰尘，一绺一绺地落在一张黄表纸上。烂脚师傅对海佛说：“你要不要把这些头发包起来，做些念想呢？”

海佛正在抱老人的旧衣物去烧，回答说：“没什么好留的，一起烧了吧。”海佛是墨离师傅的孙子，转过身，问我父亲：“老叔，要不要今天去请个地仙来，后面的事也好安排？”父亲说，叫

三铤先生吧，他是个老地仙。

“要不要请打沙丁呢？”父亲又补了一句。

“打沙丁一场，要好几百呢，算了吧。”

月照中天了，父亲才回到家里。我问：“后事料理差不多了？”父亲嗯了一声，不再说话了。我拉了两把椅子出来，摆在院子里陪父亲坐。“你去端半碗酒来，喝几嘴去去腥气。”父亲仰着头，自言自语，“再长的一生也走完了，再难的一生也走完了，每一个人，都有最后的一天。这一天是最难走的一天，这一天太长了。”父亲已到耄耋之年，他的想法，不是我所能体会的。“墨离师傅是我们弄堂里第一个过九十岁的人，最苦的一个人，也是最长寿的一个人。”父亲摸摸口袋，掏出一支烟，说，“老人上山的时候，你也去送送。”

脸上罩一个骷髅面具，戴一顶莲花帽，穿一双草鞋，一根圆木棍在地上笃笃笃，喉咙里发出山洪暴发一样的声音，干瘦高大的身材披一件豹皮，像个赶鸟的稻草人。这就是墨离师傅。他在厅堂唱鬼歌，在社庙做鬼戏，在三岔路口的晒场跳鬼舞，是我自小常见的。他每次跳鬼舞，小孩哄堂大笑，大人也哄堂大笑。他的孙子海佛，和我差不多大，我们在学校也起哄他：“你去做鬼戏呀，我们可以免费看。”海佛便翻出眼白，恶狠狠地瞪眼。我也常被海佛吓得号啕大哭。我一个人在厅堂写作业，半开半掩的大门，突然露出一张丑陋无比的骷髅脸，我把笔一扔，大叫：“鬼呀，鬼来了。”父亲嘿嘿笑起来，说：“哪来的鬼呀。”有时我躺在床上，一张骷髅脸扔在我脸上，我又是狗跳圈一样吓得团

团转。

之前,村里没人会做鬼戏。信江流域作兴饶河戏和串堂班。有一年,村里来了鬼戏班,做了三夜的戏。戏班走了,墨离跟着戏班走了。墨离才十三岁。弄堂里,有人说,走得好,他父母少了一件烦心事。墨离胆小,有些痴痴呆呆,讨父母嫌,弱不禁风,难成人。他是吓傻的。灵山方圆几十公里,革命闹得很厉害。郑坊是饶北河两岸最大的镇,街上熙熙攘攘,商铺酒肆戏楼茶坊,一家连着一家。革命志士常在这一带活动,发动群众反抗国民政府。国民政府军加强了在郑坊的驻军。一日,墨离随父母去镇上买布,太阳快下山了,墨离吵着想吃面。面馆在街头,他们坐在二楼吃面。这时,一个军官,也来吃面。二楼的人,见了军官都站起来敬礼。墨离才八岁,低着头,吃得津津有味。军官走过来,一把抓起墨离的后衣领,说,这么没礼貌,见了长官也不敬礼。说完,把墨离扔向楼梯口。墨离从楼梯口咕咚咕咚滚了下来。伤是没伤着,可人变得像只老鼠,走路拉着父母的衣角,看人的眼睛都是躲闪的。

这个人,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,只有他的父母偶尔会想起,那个痴痴呆呆的儿子,去了哪里?是不是还活着?直到他的父母离世,也没再看到过这个儿子。到了一九五〇年,墨离回到了村子里,带回了一个女人。弄堂里的人,都不认识他了。他的口音也改了,夹杂着徽州话。后来村里人渐渐知道,他的女人曾经在徽州一家名叫“迎春楼”的风月楼,做过风尘女子,年龄比墨离还大两岁,是个皖北人,叫李小白。小白不是个有姿色的女

人，肩宽身子短，鼻梁也有些塌，但酒量好，常把客人灌得醉醺醺的。徽州解放，小白没了去处，便在皖南一带浪迹，也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有一天，墨离去一个叫呈坎的地方，做鬼戏，在茶寮歇脚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女人，背一个包袱，坐在茶寮外的稻草堆上，女人看着大家吃烤番薯，眼睛一动不动。墨离抛了一个番薯给她。她皮也不剥，掰开就往嘴巴里拼命塞。

吃了番薯，女人走了过来，对墨离说：“我叫李小白，想跟你走，你要不要带我走？”就这样，李小白成了墨离的女人。后来，墨离才知道，李小白在休宁的溪口，遇上了山贼，不多的钱财被洗劫一空。

在枫林没生活几年，李小白又走了。去了哪里，谁也不知道。一个曾经的风尘女子，在村里，遭人白眼，也没人和她说话。墨离一个人住在矮矮的瓦房里，每天晚上唱鬼戏。弄堂里的人天天晚上去听，围在墨离的厅堂里，看热闹。听了半个月后便没人去了。大家不知道墨离在唱什么，在跳什么。早起，洗米的妇人问拎水的妇人：“昨晚，你怎么没去看猴戏啊。”“看看就那两下子，猴戏还是没有串堂班看得来事。”拎水的人说。

小孩不敢去看，一个人罩着骷髅的面具，豹皮或猴皮或山羊皮披在身上，像个山鬼。有几个老人喜欢看，说，这是骷髅戏，捉鬼很厉害。村里有人生病，鬼附身，便请墨离去捉鬼。墨离说，捉鬼得请道士，做个道场，请人降童子，我哪会捉鬼呢？

人是个奇怪的东西。一个人，会派生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。墨离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，三十岁不到，满脸刀刻的皱纹，浑身

软绵绵的，走路贴着墙边，生怕撞着别人，不怎么说话，即使说几句，也是口齿不清，声音低得只有自己听见。他做鬼戏的时候，声若钟鼎撞击之洪亮，手舞足蹈，气势如雄狮如云豹，敏捷如猕猴如山鹿，身姿如瀑云流泻如风卷秋叶。

弄堂里的人见墨离做鳏夫好几年了，有好心的长者劝他：“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，你得讨个老婆，有口热粥热菜吃，睡个觉也有人一起暖脚。”墨离看看自己的瓦房，说：“除了一张床一个锅，我什么都没有呀，钵头还是破了口的。”村里有个寡妇，叫棉花，没小孩，有人给墨离出主意，找个媒人去说个亲。墨离是个不怎么出门的人，即使和生产队的人一起做工，他也是干了事不问事的人，棉花是谁他也不知道。媒人去了，棉花倒也同意，说：“我一个送了男人上山的人，还有什么可挑选的。”也有人给墨离打碎嘴：“棉花不是个善事的人，性格有些强悍蛮横，一辈子会把你踩在脚板底下，抬不了头。”

碎嘴归碎嘴，寡妇棉花还是进了墨离的门。棉花厚肩膀，大肥臀，是个干活的好手。两人一起出工下地，一起去挑沙修建水库，一起摘油茶籽。生产队分了六个生产小组，出工的时候，由组长带着，铲田埂栽秧耙田打虫收稻摘西瓜。饶北河边，田多地肥，收割稻子的景象，甚是火热繁忙。机耕道上，平板车一辆接一辆地拉谷子。挑谷子的人，走在田埂道上，扁担颤悠悠。种田人要有好体力，耐耗耐饥，腰板要结实，能挑能背。墨离既没好体力，腰板也不结实，干不了重体力活，打不了稻禾桶挑不上露水谷，只能做下手活，割稻子拉板车。干不了重体力活的人工分

低，分粮也少，在生产队里地位也不高。队员休息的时候，男人扒女人的裤子，女人也扒男人的裤子，男人把泥巴抹在女人乳房上，女人也把泥巴塞进男人裤裆里，乱哄哄地取闹。也有人叫：“墨离，跳个猴子舞。”啪啪啪……队员鼓掌。墨离站起来，满脸通红，说：“我不会跳猴子舞，我跳的不是猴子舞。”

“管它叫什么舞，你跳一个。”有人起哄。有人把稻草编成帽子，编成稻草衣，给墨离穿戴起来。墨离窘迫地站在那儿，看看这个人看看那个人，手足无措。组长五十多岁，叫田根，半边脸长了五个葡萄一样的肉瘤，落了绰号“葡萄”。葡萄说：“你不跳，我就给你降工分。”墨离看看棉花，棉花肿胀着脸，说：“跳吧，都自己队里的人，寻个开心。”

每次割稻子，队员都要墨离跳。墨离跳得很别扭。墨离对组长说，他不割稻子了，去守仓库。田根说，哪有劳力去守仓库的，拐子老七还来割稻子呢。棉花几次对墨离说：“以后你在家别唱戏了，唱得我心烦，你一唱起来，就觉得是和鬼生活在一起。”

“我不唱，我受不了，就像生大病一样难受。”墨离说。

“你唱可以，别在家里唱，别让我听到。”棉花放下一张冷脸。

憋了好几天，墨离都没唱，吃了晚饭就上床睡。可睡不了一会儿，人憋得难受，坐起来，浑身淌虚汗。他做噩梦，梦见自己从楼梯上滚下来，梦见自己被人吊在树上打，一鞭子一鞭子地抽。有一次，他梦见自己在山庙里，煮人肉吃。他紧紧咬着被角，牙

龈渗出了血。他看过别人吃人肉。那年他十岁，跟父母去茅坑坞割箬叶，他去山庙喝水，看见两个人在分一个和尚的尸身，放在山庙的铁锅里煮起来吃。菩萨像下有一张蒙了大黄布的木桌，他躲在木桌下。他看清了那两个人的脸，饕餮一样的脸。

梦魇后，他坐在厅堂，罩上骷髅面具，默默地坐到天亮。他身上像插满了针。

背个木箱，打一个松灯，提一篓松片，墨离去山边的岩崖洞，一个人唱戏一个人跳舞。岩崖洞也叫石门洞，是一个半边裸露的洞穴，有一间三家屋^①那么大，村人在外做事，砍柴歇脚、挑担歇凉、躲雨避雷都在这里。石门洞离村不远，一盏茶脚程。弄堂里的人，可以看到岩崖洞里的松灯，和一个鬼魅一样的影子在舞动。一团拉长的影子。

有一次，墨离在岩崖洞里，跳到平日一半的时间，突然下雨，想起瓦屋上还有一簸箩晾晒的南瓜片没收，急着收南瓜片。他推开门放木箱，听到睡房里的女人，哦哦地呻吟。墨离操起木棍，跨进睡房，看见一个男人正骑在棉花身上，肉瘤在脸上晃。墨离一棍子打下去，打在床墩上。裸身的男人翻身下床，抢过木棍，厉声呵斥：“你反了，你敢打生产小组长。”墨离和葡萄厮打了起来。女人裸身坐在床上，看着他们厮打。

十天半个月，墨离和棉花便厮打一次。打了三个月后不打了。他吃了晚饭提一盏松灯去岩崖洞。松灯扑哧哧地爆出松脂

^① 三家屋：江南土屋的一种称谓，指两间厢房和一个厅的土屋。（编者注）

炸裂的灯花，黑烟一团团。松灯在路上一晃一晃，沿一路石板道，慢慢变小，最后变成一团光。墨离到了岩崖洞，葡萄也到了棉花的床上。有时墨离唱完了戏，葡萄还在棉花的床上。墨离坐在睡房的门槛上，抱着头，抽烟。烟抽完了，用旱烟管敲敲门板，说：“怎么还没好啊？”床上的男人穿了衣服，说：“明天你去生产队称半筐谷子吧，你米缸都见底了。”有时天太冷，葡萄也会说：“你也一起上床吧，冷久了伤身。”

岩崖洞常常传来猿猴一样的声音。那是墨离的声音。弄堂里的人，听得毛骨悚然。“怎么我们弄堂，出一个这样的人？是不是弄堂风水不好？”有人这样嘀咕。从来没有人去过岩崖洞，看墨离唱戏跳舞。他几乎不怎么说话。他孤悬着长长凹瘪的脸，两个颧骨凸出来。他走路很轻，悄无声息，好像他不想把脚踩在地上，不想让人听出来他走了路，他抹去了他的脚步声。他也从不串门。即使大雪天，即使不唱戏，他也去岩崖洞，生一堆火，坐一坐。

过了两年。棉花生了一个儿子，是收割稻子的时候，棉花生下他的，取名稻生。稻生肥头大耳，像棉花。稻生力大，两岁能抱柱墩，像棉花。稻生胆子大，四岁敢捉蛇，把花蛇绕在脖子上，走来走去。稻生下手狠，六岁随大人去生产队的晒谷场杀牛。大人把牛刀磨好，用黑布给牛蒙脸，稻生说，他来杀。他摸起牛刀直接插入牛脖子，牛血喷他一脸。他用手摸摸脸，伸出舌头把手上的牛血舔得干干净净。稻生有心眼，他一刀下去，把葡萄的屁股剁下一块肉。葡萄对稻生好，常买些糖果花生给稻生吃。

有人碎嘴,说,稻生是葡萄的儿子,墨离哪生得出这样的儿子呢?稻生也对葡萄好,嘴巴很甜。一次,葡萄正骑在棉花身上,稻生冲进睡房,一刀下去,葡萄的屁股去了一块肉。葡萄再也没有去过棉花家里。弄堂里的人说,这个孩子,把心眼藏得太深,长大了是个狠角色。

不错,是个狠角色。十六岁的稻生,提了一塑料壶的煤油到彭坞村的周仕原家里,跪在周仕原厅堂的香火桌下,对周仕原说:“周叔叔,我喜欢你二女儿水英,我没钱,但我要讨她做老婆。”周仕原说:“我不同意呢?”稻生说:“我把你房子烧了,我也死。”稻生在香火桌下,跪了三天,把水英带回了家。二十一岁,稻生被枪毙。在小镇路口的沙地上,稻生被枪决。枪决的时候,去现场看的人站满了沙地两边的河堤。嘣的一声,他身子往前倒,一头栽下去,后脑勺流出一摊黑血。他动也不动,也没声音。他被枪决,是因为他杀人。有一个下派干部强奸了一个姑娘,强奸了好几次。姑娘告到大队部,大队部说姑娘想讹诈。下派干部说了很多羞辱姑娘的话,说她勾引他,他拒绝了,还打了她两巴掌,勾引不上他,想讹诈。姑娘受不了,当夜上吊。人是被救下了,可一家人的脸面搁不下啊,姑娘的冤屈洗刷不了。稻生揣了一把牛刀,夜里摸进大队部,刺入下派干部的大腿。稻生没想杀死他,只想放他的血,警告他,可血放出来,止不住,动脉断了,血尽人亡。

一个人的死,是另一个人什么?稻生的死,让墨离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他带着孙子,去这个人家坐坐,去那个人家坐坐。他的

面目发生了变化，面容慈祥，脸带微笑，大声说话。一个算命的人，说稻生是墨离身体里的一个恶魔，恶魔灭了，人恢复了人的原形。墨离也不去岩崖洞了。村里有年长的人，病重，墨离每天会去陪坐，有时还陪过夜。有的老人，病重时，内心会特别恐惧，墨离会陪他，讲很多自己在外地经历的事。墨离看过很多死人，看过很多人怎么死的。死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，人死和人出生一样平常。墨离给病重的人唱戏，一句一句地解释戏里说的是什么意思。病重的人，不再恐惧了，即使面临死，也不恐惧，都面目干净微笑安详。

村里胆子最大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是墨离。有人离世，墨离都陪伴在身边，给人洗最后一次身子，给人梳最后一次头，换衣服，入殓。他抱起故去的人，轻轻地放入棺材，像抱着一个熟睡的人。入殓前，他还得守夜，坐在故去之人的身边。他自言自语地和躺着的人说话。

有人问墨离：“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呢？你不怕死人吗？”墨离说，那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死人也是人，死人是平静的人，平静的人不可怕。

上吊死的，投河死的，喝农药死的，汽车轧死的，煤窑埋死的，都是墨离去收尸。收了尸，洗干净了，把残存的尸、面目狰狞的尸，复原完整。

故去的人，在村里的最后一站，是村头的三岔路口。棺材摆在这里，从这里出葬下地。墨离在这里披上一件豹皮，罩上骷髅面具，戴上莲花帽，穿一双草履，在棺材前摆开八仙桌，上香烧

纸,在一张黄表纸上画了符。他呢呢喃喃念了咒语,把两片竹板八卦摔在地上,辨了,又摔,摔了又辨。他手上紫色的圆木棍发亮,嘟嘟嘟……敲打棺槨,他手舞足蹈。敲了几分钟后,他又停下来唱喃喃嘟嘟的歌。他的口腔像含了一口水,水在发出噜噜噜的声响。他沿着棺材四周,旋转着,翩翩若翔。观看的人,安安静静,有的人会突然恸哭。

村里即将故去的人,都会交代身边的人:“把墨离师傅请来。”墨离来了,他们的手握在一起。一只手的体温在慢慢退去,直至冰凉如铁。葡萄离世前,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,也是墨离陪着的。葡萄死的时候七十三岁。墨离给他守夜,洗身入殓,送他出村。弄堂里有人,瞪着眼睛说:“谁干了我老婆,我还守夜,我不戳尸身,都算我好了。”父亲说墨离师傅是大胸怀,有这个胸怀的人,是佛化在身的人。棉花六十来岁,得了中风,半边瘫痪。墨离天天给她擦洗身子,用一个木头做的推椅,推她到处走,推她去八里路外的小镇吃清汤,推她去二十里外的石人殿,赶庙会。棉花手抬不起来,夹不了筷子,墨离喂给她吃,用一个小勺子,喂进她嘴巴。有时候,饭硬,墨离嚼烂了,给她吃。她说不了话。她高兴的时候,右边的脸肌腱往上抽动,露出半边的牙齿。他用手摸摸她的头她的脸,继续喂她。棉花拖了五年多,才走。她的身子缩成了一根木头的形状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迷信活动在饶北河流域,再次兴盛。算命的,打八卦的,做道场的,捉鬼的,看相的,由村里人带路引荐,进村赚钱。有一种叫“回阳还魂术”的迷信,曾在各家各户表

演。会还魂术的，是一个三十多岁男人，穿道服戴道帽，胡子长长的。他能叫死去多年的人，和家中人对话。我妈非常信这个。我外公死得早，我妈很想和外公说说话。施法术的人来后关了门关了灯，点起四根蜡烛放在八仙桌的四个角，在桌面铺上糠灰，施法术的人用筷子写下故去之人的姓名、性别、生辰八字、故去之日期。上了香，烧了纸，施法术的人坐在八仙桌的上座。我妈问：“爹，你去了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着你，你去的时候都没交代我一句话，你现在有什么要交代的，你就说，我听得见。”这时一个声音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，说：“南妮呀，也没什么特别交代的，你身体多病，不要太操劳了，一家人平安，是最大的福分。我走得早，都没尽到做爹的责任。”南妮是饶北河一带，女儿的别称。我妈听到“南妮”这两个字，当场泪如雨下。问了十个问题，答了十个问题。我妈还想问，施法术的人站了起来，说，回了阳还了魂答了话，阴阳相隔的人，见了面，有福分。我妈给了他三斗米，他便走了。过了两天，我妈记起什么事似的，对我说：“你去把那个道士叫来，还得和你外公说几句话，上次都忘记说了。”施法术的人在吴家吃饭。我去了，说了我妈的意思。施法术的人说，前几天去过了就不去了。我妈坐在凳子上，长吁短叹，说命苦，想再见一次，都见不了。说罢，又泪如雨下。那个时候，我在一个中学教书。我好言劝我妈：“你别信那个，哪有死了几十年的人会说话的，那个是个假道士，会腹语，你千万别当真，花三斗米就当安慰自己了。”我妈当场狠狠痛骂我：“哦，你读了十几年书，就是叫我不要相信这个？你读的是什么书

呀。”我妈把我二姑叫来：“春花，你去把那个道士请去，看看有什么人要问的。”

有年轻人去找墨离师傅，说：“你捉鬼那么厉害，也去捉鬼吧，可以赚钱。”墨离说：“鬼是有的，可鬼怎么捉得完呢？要捉的鬼都是活鬼，不理它，活鬼也是死鬼，死鬼有什么可捉的，何况我也不会捉鬼啊。”年轻人说：“要不你传我吧，你还没一个徒弟呢。”墨离说：“有鬼眼的人，才能学我这个，你是人眼，学不了。”

小时候，我很害怕看见墨离师傅，怕他的模样。单薄瘦弱的身子，凸出来的颧骨，内凹的眼球，一件空荡荡的破旧秋装，悄无声息的脚步声，让我觉得他是一个离世界很远的人。假如他罩上骷髅面具，与一个山鬼无异。我看见他也远远躲着。他老了，像一个眉须雪白的老僧，玉一样通透，木一样大拙。我在中年之后，明白了世间很多东西，比如生与死，比如爱与恨，比如喜与悲，我会想起这个在岩崖洞疯狂独舞的人，会想起这个在棺材前翩然起舞的人。我看过他无数次做戏跳舞，在一个弄堂里生活了几十年，事实上，我从来没有熟悉过他，我不知道他做戏时，骷髅面具下的脸是怎样的，他眼睛流出的是什么，毛孔分泌的是什么。或许，这是人世间最大的秘密。